





第八五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經通義

清朱鶴齡撰……………一

毛詩稽古編

清陳啓源撰……………三二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英聰奏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誦編修臣倉聖琳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程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經通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將詩經通義十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
專主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采諸家於漢
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
謙嚴粲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提要

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
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
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
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
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啟源同里據其自序
此書蓋與啟源商確而成又稱啟源毛詩稽
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

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
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乾隆四十六年十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二

詩經通義原序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輯撰通義之日其
時年未弱冠彈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
作埤傳以尚書為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
左日鈔遂得參討論矣顧予自八齡讀詩經集傳旦夕
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嫌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
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
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蔡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原序

氏集傳吟域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
陵義山詩集箋注家弦戶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
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
重計貲為難逡巡審慎而先生業已謝世閱四十餘年
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
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唐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
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駕之穎濱詩傳東萊讀詩
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

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康侯春秋之學盡廢三傳
朱子遂尊稱胡傳後世因有四傳合刻則左公穀下儕
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
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類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
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捨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
不傳之祕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
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
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二

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
復詳求概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牽十章與載芣良
耜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賓何有差別而以爲刺幽王
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
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刻忽刺
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概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
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
詩於學官已爲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侯章帝而

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蒼萃
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
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
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
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
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
因譌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
經宋儒翻駁數百年奉爲著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卿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三

嬖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貿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
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雲霧晦冥其林愚菴
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摧以盆衷于
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編陳五經傳疏并度
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
義藏稿五十年前函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爲之序
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興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
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

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尚瑗拜
書年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原序

四

詩經通義凡例

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
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
取殿蘇呂嚴諸說為之辨正錯簡謬字亦詳訂焉
制舉之家專宗朱傳故詩序久置不講併宋元諸儒之
說皆無由而見余采其合于序說者備錄之蓋表章古
義不得不與俗學牴牾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凡例

古本皆標序於經文之前後儒遂以詩序若今之詩題
余謂序所以明作者之意非先有序而後有詩也郝仲
興本移序從經最為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為後儒所排學
者善解而參伍之夾漈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

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
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略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
同者別白之舛謬者針砭之

毛鄭之失已經朱子
更定者此不詳述

至於
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于與氏論世知人之旨云

經文下夾注又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宋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於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為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詩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掎擊今備載之以俟論定

詩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詩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

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欽定四庫全書

傳為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厯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援証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証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為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

所叶叶下之音余友楊勉所補但易為讀某切而平上去入聲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三

[illegible]

桓	充虞易品 朱易 大章 莊王世詩	王	欽定四庫全書	莊	王
時	常平主 時思良 蓮大猷 女曰觀 鳴未詳 何時作 嚴氏云 當平桓	問	詩經通義	丘中有麻 莊王世詩	王
時	朱詳何詩 常平 時作嚴王時 六云當 平桓問	歲門桓 公以後 詩當桓 王時	四	應有伏 君子偕 老系中 楊之奔 齊箕蘭 世惠公	王
時	南山南 而康今 猷可戰 猷得味 益襄公 世詩當	詩經通義	欽定四庫全書	莊	王
時	蘭兮 風之水 楚新詔 公以 臺二子 報詩當 秦母汎 桓蘭問 竹竿伯 分有孤 世宣公 世詩當 桓王詩	詩經通義	欽定四庫全書	莊	王
時	詩經通義	欽定四庫全書	莊	王	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一

國風

周南

蘇傳文王受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

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于諸侯者

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

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

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

則詩作于下此其宜也朱子曰周公制禮作

樂于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

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

侯之國被文王之化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

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

北獫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

吳江朱鶴齡撰

也

關關和雉鳩

傳王雉也疏爾雅注雉類今江東呼為鷓鴣

鳴鳩尾上白徐鉉曰鷓鴣性好時每立不移又雙翔

別則異處是謂擊而有別傳云鷓鴣不雙是也愚按左

傳雖鷓鴣氏司馬也注云擊而有別故為司馬注法則與

疏語合詩人取興之意重在有別豈以鷓鴣為嫌哉集

傳以為水鳥狀如鷓鴣此于王雉不類在河之洲窈

窕會驚古與擊通曲禮前有擊獸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音窈為窈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也云參初金反差初音反苻音菜集傳解苻今用陸

爾人名苻為若公類左右聲集傳皆讀上聲流之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讀蒲北反與窈同思

之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苻菜左右采芣此禮反

考叶音同者以後不重出之窈窕淑女琴瑟友音已反

之朱子曰琴瑟無時不在參差苻菜左右采芣音選古音

陳啟源曰惟美則用芣王后夫人不設美故毛考讀冒音

然而篇之則用為美矣彼以為與故可通今既從毛鄭

之爾雅毛傳同訓求未傳釋為順流而取之則優采蕪故訓采為取而擇之采既為擇又侵采義故訓采為蕪而薦之三字殆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釋文之張翊相因而易也

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無羣臣曰鼓瑟鼓琴鐘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鐘鼓既設益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因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愚謂淑女既得亦無燕饗作樂之事故毛云云宜以琴瑟友之宜以鐘鼓樂之益

極言和樂之情如此耳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朱子曰太如未嘗稱后序追稱之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儀禮闕雎為鄉樂燕樂又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

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益后夫人所誦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

詩故程子以為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卷一

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楚楚共姬求

美人而進于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

與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

公也樊姬猶求美人即太如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

無以共內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既得有

以共內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

閒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

機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

以下語近繁雜嚴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傳益或然耳

朱子亦云序所言哀樂淫傷都非本旨

鄭氏曰關雎之聲和平中

度故愷樂而不流于淫蕩淒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論語猶可通以解詩則不合

呂記首章以關雎發興後二章以荇菜發興

從毛鄭後二章

是賦非興東萊解此詩與朱傳同但不云官人所作至于關雎之和鳴荇菜之

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興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

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

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比則失之穿鑿矣

如殷其雷偶聞雷聲而有感行役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

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

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

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

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

二南之業本于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

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于躬行之

化故內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

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

兇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

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鄭分五章章四句朱傳從毛

葛之覃

音

今施音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

陸璣疏黃鳥留也或謂之

黃栗留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

于飛集于灌木

疏釋名曰灌木族生曰灌

其鳴喈

音居莫反音基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為絺為絺服之無斁

韻夷武曰按谷音欲乃史之入聲莫乃獲之入聲薄乃胡之入

絺乃區之入聲斁乃余之入聲本同一韻後人分屬三四部而其條理遂不可尋矣凡入聲字微此○陳啟

源曰服之無斁鄭氏訓服為整本爾雅釋言文謂整治絺綌無厭倦也此言后妃之勤下章乃言其儉耳○歐

陽本義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工之將興故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陸曰禮后織

玄勸今親葛事如此者親蠶以勸女工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工之餘事終麻者本事也苴葛者餘事也○

言告師氏疏昏禮云姆纁笄綰衣在其右注婦人五十

出嫁姆隨之故女有女師言告歸楊旭曰韻譜歸字舉重切當音

也歸薄汚之傳汚煩也箋煩煩攔我私薄綌我衣

耳衣謂襦衣害音昌按害古通作曷

以下至襦衣害音昌按害古通作曷

衣皆患歸寧父母詩並滿以反惟端鍊二章與兩韻要

當以滿以為正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一音此

章通平上為一韻蓋氏與否母本協也後微此愚按母

字又音某古音致音米母若音米則否當讀彼美切音

鄙○寧者安親心也張綱曰斯干之本章祝其女以無

父母詒雅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得免于詒雅也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工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

化天下以婦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呂記闕雖后妃之德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

本葛覃所陳是也葛覃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

儉乃為可稱若在室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按朱子辨說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

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

末有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

節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陸機詩疏卷耳白葉細蔓生可煮為茹

盈頃傾筐有所念不能滿其頃筐以興后妃心之菜心

亦如采菜之人也集傳則云后妃託言采之○顧氏

曰頃筐其淺者也總集其深者也七月詩女執懿筐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

芣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用之蓋田呂氏東

萊呂氏皆以周行為大道按此句蒙懷人之蒙卷耳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音雷釋

壺容一斛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觥古黃反音光○韓詩云觥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朱

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

罰之耳非必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砠音瘠○爾雅石

專為砠也維以不永傷○陟彼砠戴土為崔嵬土

相反今集傳從毛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愚按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置采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為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懷人之我文王自我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之即以為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采二句改興為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耳豈與外事哉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自我二章以下諸我皆使臣自我也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益想像其于道路間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所當深念也此說亦通

歐陽義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當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之以恩禮詩人述后妃此意言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無私謁之言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耳可為麴蘖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寔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陳啟源曰呂氏為此說只因下章皆詠行役耳然立言自有次第先說居官者先得人後說勤于事者當憫惜之文體應如是況小序求賢審官以嗟我懷人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以下三章言列位之解其來古矣不必易也呂記夫婦一體也內外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